

面对青山河的天堑,他们深知自己摆渡的不仅是人和车,更是两岸村民的生活与希望,这种责任感让他们风雨无阻。

查湾渡口摆渡人

早就听说当涂县黄池镇西河村查湾渡口的第三代摆渡人刘庆,因其家族三代接力摆渡近百年、坚持诚实守信、惠民服务的事迹,于2023年9月入选第二季度“中国好人榜”(诚实守信类)。作为同乡和“好人”,我想去见识他,却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。

近日,查湾中心小学邀请我去进行家风家教的宣讲,心想正好顺便去采访他。学校就在青山河边的查湾街道上,应该离刘庆的渡口不远。看离开讲时间还有一个小时,我和老伴就没有急着进校园,而是直接沿着查湾新街道再转由老街道改建的河边公园,不一会儿就找到了那个渡口,远远地就望见河里的渡船。

我抓紧时间快步跑到河边,迎着从河对岸开来的渡船,对着船老大大声问道:“请问你是刘庆同志吗?”摆渡人笑着回答:“我不是刘庆,是他的合伙人李定

友,我俩一人值班三天,今天是我当班。”由于三点钟要准时在学校宣讲,我在河边不长的时间里,只见李定友渡船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。无论人多人少,哪怕就是一个人,也要及时开船。宁可自己辛苦,不让他等人。

后经和刘庆微信聊天了解到,李定友比刘庆大十岁。当刘庆还在查湾小学读书的时候,李师傅就从1983年接替父亲和刘庆的舅舅一道开渡船了。后来,他与刘庆共同守护着这个百年渡口,至今已近20年。他俩合伙经营这个渡船,开支分摊,收入分享,关系一直很好,就像兄弟伙儿一样。他俩基本上是每人当班三天,如果一个人家里有事的话,另一个人就代班。两人这么多年来合作得很默契很愉快。每天从日出工作到日落收工,在船上的时间比在家的时间还长。有时村民着急过河,他们连中饭顾不上吃。而且几十年来,他们坚持一

趟一元钱渡船费,还推出全年45元的惠民年票,以方便频繁过河的村民,直到2025年年票才改为50元。难怪他们的渡船,被乡亲们称作“良心渡”。

刘庆和李定友这两个好人,能坚持驾驶着青山河上的“水上公交”数十年,靠的是对承诺的坚守、对乡亲的责任,以及那份朴实的为民初心。他们将摆渡视为一份必须传承的使命,始终把方便留给他人,把辛劳留给自己。因为这个渡口是村民赶集、看病、上学的必经之路,坐船仅需2分钟,而绕道大桥则需40多分钟或更久。

面对青山河的天堑,他们深知自己摆渡的不仅是人和车,更是两岸村民的生活与希望,这种责任感让他们风雨无阻。无论是酷暑还是寒冬,他们始终将乡亲的便利和安全放在首位,坚持“一元票价”几十年不涨价,用诚信赢得了大家的信任与支持。他们

的故事,是无数平凡劳动者用坚守诠释初心的缩影。

在和刘庆微信聊天时,我冒昧地问他一个问题:“对你被评为中国好人怎么看,没有什么不高兴的表现吧?”刘庆说得好:“没有没有,他对我一直比较支持。我评为中国好人后,活动多了,他每次都主动替我代班。再说我得这个荣誉,是我们查湾渡船的集体荣誉,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。是附近村民对我们摆渡工作的大力支持,才有我们摆渡开船的动力。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对我们查湾渡船的关注和鼓励。”

有位伟人说过:“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,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,不做坏事,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……几十年如一日,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!”百年老渡口的守护者刘庆和李定友不就是这样的好人嘛!

村庄的广场舞者(外一首)

广场在夜晚长出
晃动的槐树林
星光指认——
她们是一些家族的源头
如同村庄的山岗藏有
大地的河流的来历

始终珍藏从前的快乐和苦伤

在无边寂静里延伸着
秋风与身体的合拍
伸出去的手臂搂住凉薄

一条河流的源头

一口藏在山岗的水塘
是被村庄的孩子们遗忘的糖果
一朵水塘里的莲花
扼守世界的秘密

身体前倾,双臂如槐树林集
体摇晃

“她们的姿势像犁”,划开夜色
胸前如半袋米样抖动

一只鸟落在村庄
是巨大寂静里的自鸣钟
一片穿衣裳的月光
从我的诗行里破面而入

星光弄丢了脚下的弹簧
身材索性放弃亩条
像村庄建筑老构件

一句不用听懂的方言
搂紧大地上那条河流的源头

我忽然明白,于他而言,写作从来不是为了成名或是出彩,而是把日子里的热爱,熬成了习惯,把习惯里的坚持写成了光阴的诗。

执着的笔耕人

岳父的书桌上,总摊着一摞泛黄的稿纸,像一块块待耕的土地。上面的字迹从年轻时的遒劲利落,到渐渐变得有些颤巍巍歪斜,但一笔一画,仍记录着精心镌刻的印记。

我曾听岳父讲起,他年轻时迷上写作,起因是矿里办了报纸,他想用笔记录矿山的人和事。可初握笔时,他连一段通顺的话都难写出,常常对着空白的稿纸发愣到深夜。但他偏是个认死理的人,认定的事,就非要做到极致。他常常半夜起来,把写得蹩脚的句子反复勾改,改到满意了,再借着昏黄的灯光,一笔一画地誊抄在新的稿纸上。有时思路卡壳,或是觉得某段文字不够精准,他索性凌晨两三点就爬起来,就着灯光继续琢磨。笔尖划过纸页的“沙沙”声,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,那是他与文字较劲的声音,也是热爱破土而出的声音。

后来日子好了,家里添了电脑,我们都习惯在电脑上敲文字,可岳父写稿改稿的习惯,却从未变过。他学不会复杂的打字软件,便依旧手写,写了改,改了再写,稿纸上的修改符号密密麻麻,像春天里田垄上的新芽。有一次我深夜起夜,路过他的书房,看见

灯光从门缝里漏出来,推门进去,竟见他正戴着老花镜,用放大镜逐字查看刚誊抄好的稿子,手指在纸页上轻轻点着,嘴里还念念有词,像是在与文字对话。“这里的语气不对,得再软一点。”他抬头看见我,笑着指了指稿纸上的一句话,眼里闪着专注的光,那神情,竟与几十年前那个改稿的年轻人,别无二致。

如今岳父已年过八旬,脊背渐渐佝偻,眼神也不如从前清亮,可每天清晨,他还是会准时坐在书桌前,摊开稿纸。他的手有时会不受控制地颤抖,写不了几个字就要歇一歇,歇完了,又继续握着笔,一点点打磨那些句子。有人劝他,都这把年纪了,何苦还这么折腾?他总是摇摇头,说:“文字这东西,容不得半点马虎,多改一遍,就多一分味道。”我忽然明白,于他而言,写作从来不是为了成名或是出彩,而是把日子里的热爱,熬成了习惯,把习惯里的坚持写成了光阴的诗。

在岳父的影响下,我和我的爱人我的儿子,也学着用眼睛去观察,用心灵去感悟,用笔去记录,把生活中的美好用文字固定下来。

世间所有的行走,都是另一种遇见。在光阴里遇见自己,如同不经意间抬头遇见的云朵,蓝天,星空。

乡下的蓝

小时候,我喜欢对着院子里的地面,在雨水浸润的空间,仰望天空,有时候觉得,自己仿佛就要跌进无边的怀抱和向往。有时候觉得,如果有一双翅膀飞向那片蓝,该有多好。一片蓝色的童话世界,有一种不用装点的自然的美。不用修图不用调色,风采依旧,笑傲江湖。

明暗之间,时空交替。风起云涌,是否想起了旧时光。最喜欢抬头看天。纯粹,诗意,深邃,旷达,悠远。

赤橙黄绿青蓝紫,如果只选一种,我会选择蓝色。青海蓝,厦门蓝,长沙蓝,武汉蓝,泰山蓝,这是我的旅行蓝。而乡下的天空,更深藏着我对蓝色的眷恋和一往情深。

好似中了魔咒,想要努力被迷惑,然后再从它底下脱身。不经意间抬头时我知道是徒劳的。于是,便跟着目光,享受。

这世界,最美的情话是,一起旅行吧。看不一样的世界,看不一样的天空,看醉人的蓝。粉蓝,湖蓝,天蓝,藏蓝,宝蓝,碧蓝,蔚蓝,水蓝,满足你对蓝色所有的期待和想象。

如果说,远行的理由有很多种,那么抬头看天,只为抬头那一抹蓝,理由也是充分的。蓝得优雅,蓝得宁静,蓝得自在,开放包容,敬天爱人。目光所及,肌肤可以感受每一寸空气的沐浴。

天空,被无限蔓延的蓝色覆盖,如梦如幻,如痴如醉。村庄是

安静的,在午后打着盹。老屋是安静的,只有院子上的四角天空,想探出头去看外面的世界。

自带滤镜,在不经意间,留下震撼心灵的美。仿佛喝了忘情水,含下了忘忧草。暂离红尘,唱响赞歌。抬头凝望,随手一拍,都是一张明信片。蓝色,是“天空之境”。不言不语,静悄悄地美丽着。不紧不慢,自信地展示大自然赐予的荣光。这样的一种色彩,更容易让人把心静下来,把生活的节奏放缓,也容易试着想想自己的心事。

什么是岁月静好,也许看过抬头的蓝天,就会明白,天空如此可爱。因为,这样的仰望如同某一时刻的人生,不会一直如你所愿,跌宕起伏自属正常,就像心跳一样,也是有高低的落差和变幻无常。

像是上了发条的机器,没有波澜,却总惊心。微风如歌,雨却没有来。天光云影,说不出的惊艳。若能在屋檐的摇椅上细数时光,那是夏天最美的模样。行走,追赶,变幻。

这是云的故事,也是浅秋的颜色。最纯净的色彩,回归简单。最简单的放松,抬头低眉间。这样的悠然,是生活禅,是心灵的港湾,也是对生活的思索与冲刺前的酝酿。

世间所有的行走,都是另一种遇见。在光阴里遇见自己,如同不经意间抬头遇见的云朵,蓝天,星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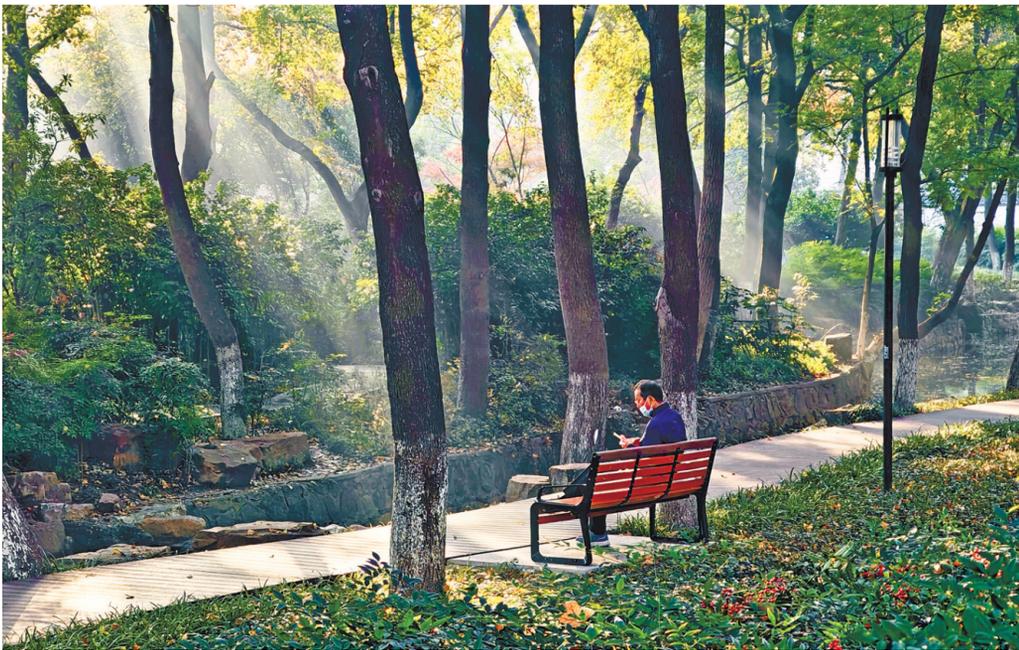
风吹来,枝影闪烁,蓝意涌动。

雨山湖一角

李献忠 摄

采石矶

(总二五二期)
投稿邮箱:masb@163.com



我笑着说谢谢你,意想不到姑娘认真地说:“汉白一家亲!”我紧跟着说:“各民族一家亲!”说着说着我们都笑了。

云南之旅

国庆期间,女儿带我和老伴去云南旅游。临行前她笑着对我们说:“第一站是昆明,四季如春,国家级花都,到了你们就知道了!”果真不其然,当飞机抵达昆明,迎面吹来一阵阵清凉的略带花香的风,顿时,心旷神怡。

我们的宾馆在市中心。早餐后女儿说,昆明的“绿宝石”——翠湖公园离我们很近,徒步约二十分钟。于是我们沿着繁华的街市和开满鲜花的马路朝公园走去。

跨进公园,迎面是一片茂盛的竹林。“春城昆明欢迎您”的巨大标牌醒目。远远地就看到一座高大的铜铸雕像。近前一看,是位英俊青年意气风发手持指挥棒仿佛佛教中国人在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,这是举世闻名的伟大音乐家聂耳。

从雕像的台阶缓步而下,一位身着民族服装的姑娘朝我们走来。也许是长期写作的缘由使我突发奇想,能不能和这位民族姑娘合个影呢?我把想法告诉女儿。女儿若有所思地笑着说:“爸,你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!我看她的服装可能是白族。”于是我坦然地走到姑娘身前,面带微笑十分真诚地说:“小同志,你和你的民族服装都很漂亮,是白族吧!”她微笑着点点头。“我是汉族大伯,想和白族姑娘合个影,可以吗?”她十分大方地靠近我身边,依旧含笑地说:“当然可以!”女儿忙用手机连续拍下几张照片。我笑着说谢谢你,意想不到姑娘认真地说:“汉白一家亲!”我紧跟着说:“各民族一家亲!”说着说着我们都笑了。

下午我们来到昆明最大的花卉市

场——斗南花市。整个市场宛若花的海洋。市场内外人头攒动、摩肩接踵,送货、发货、卖货,忙得不亦乐乎。此刻我们还看到一些姑娘大嫂头戴鲜花编织的花环,身穿鲜艳的民族服装穿梭于市场的每个角落。

第二天一早,我们乘车来到闻名全国的滇池。它一望无际,水天一色,烟波浩渺,风光迷人。我们租用快艇沿滇池游览一圈。滇池真的太大了,传说它多余的水系流入金沙江。

在著名的风景区石林,真切地看到由岩石长成的森林。这一奇特的景观引来很多外国游客。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,目睹这一绝无仅有的奇景!接下来我们游览了风情迷人的大理古城和美丽如画的丽江。在丽江我们观看了《丽江千古情》大型演出。近百位演

员倾情演绎,真的是视觉盛宴,震撼心灵。

最后一站我们来到祖国最南边陲的湄公河,这条发源于青海省的河流长达四千九百多公里。河的对岸是缅甸、老挝、泰国、越南、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;而河岸的这边就是我国云南省的西双版纳。西双版纳是以傣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居住地。在西双版纳我们参观了周总理纪念碑、曼听御花园、版纳泼水节活动、傣族村寨以及各民族举办的篝火晚会等。

这次的云南之旅,让我深切地感受到祖国的强盛和各民族的文化风情及生活习俗。最后请允许我借用那位白族姑娘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——“汉白一家亲!”外加我的话“各民族一家亲!”

或许这正是石楠最深的暗喻,无论以何种形态存在,生命的本质都是对光明的执着追寻。

两个石楠

我认识两个石楠。一个是笔尖流淌出人间百态的作家石楠,一个是枝叶间藏着四季诗篇的植物石楠。这份双重的倾慕,像两株并生的藤蔓,在时光的土壤里盘根错节,最终绽放出独特的精神芬芳。

安庆太湖的山水,孕育出一位用文字雕刻灵魂的作家。石楠老师笔下的物传记,总带着花亭湖水的温润与山岩的坚韧。她写《张玉良传》,让画家的笔触与命运共舞;写《陈圆圆传》,让红颜的叹息穿越三百年光阴。她的文字从不刻意堆砌辞藻,却像石楠树的叶子般自然舒展,在看似平淡的叙述中藏着惊雷般的力量。

记得初读《寒香》的那个夜晚,我被她笔下那个在苦难中绽放的女子深深打动。石楠老师曾说:“写传记不是给历史贴金箔,而是要擦亮那些被尘埃覆盖的灵魂。”正是这种对真实的虔诚,让她笔下的物非神坛上的偶像,也不是泥沼里的标本,而是带着体温的、行走在烟火人间里的鲜活生命。

去年初冬的安庆古城,《同步悦读》首期写作研习班的教室里,我终于见到了这位用文字滋养我多年的作家。她围着一圈红围巾,衣着素雅得体,言谈间眼角的笑纹像舒展的石楠叶脉。当她欣然应允与我合影时,那脸庞上流淌的温柔阳光,让我想起石楠花语中“倾慕之心”的深意——那是对生命最本真的礼赞。

记忆中学校那排石楠树,是我少年时代最忠实的倾听者。每年初春,它们的新芽总让我想起襁褓中婴儿攥紧的拳头,猩红色的叶鞘里包裹着对世界的懵懂好奇。待到春深,这些“小拳头”便舒展成翡翠般的椭圆形叶片,叶背细密的绒毛仿佛婴儿柔软的胎发,轻触时会在指尖激起细碎的酥痒。

最让人难忘的莫过于石楠的花期。那些细碎的小白花聚成伞状花序,远望如枝头栖息的云朵。不同于玫瑰的馥郁或茉莉的清冷,它的气息像是阳光烘焙过的青草香,带着大地最原始的芬芳。记得某个初夏黄昏,我曾

看见一只七星瓢虫在叶脉上跋涉,它爬行的轨迹宛如在破译大自然用叶绿素写就的密码。

冬日里的石楠尤其令人肃然起敬。当梧桐褪尽华服,银杏卸下金甲,它依然披着墨绿的铠甲挺立。那些暗红色的新生芽苞,像极了武士披风下若隐若现的利剑。有一年雪后,我曾见整株石楠凝着晶莹的冰凌,却依然保持着向上的姿态——这多像花亭湖畔走出的那位在文学寒冬中始终笔耕不辍的作家,用文字的根系汲取地心的温暖。

作家石楠与植物石楠,看似分属两个世界,却在精神维度上同根同源。一个用文字对抗时间的风化,一个用年轮封存光阴的密码;前者在稿纸上播种思想的种子,后者在泥土里书写生命的轮回。她们共同诠释着生命的真谛,真正的永恒从不喧嚣,恰似石楠花淡雅的芬芳,不需招蜂引蝶,却能在雨后积水中倒映整个苍穹。

如今我的书桌上陈设着特殊的

夏传寿

孙益国

彭传清

祝贺

陈从好

郑凌红